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教育小说

JIAOYU XIAOSHUO

叶圣陶

上海文艺出版社

51182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叶 圣 陶

教育小说

叶至善 选编



20011835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施其畏

叶圣陶 教育小说

叶至善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5 字数 11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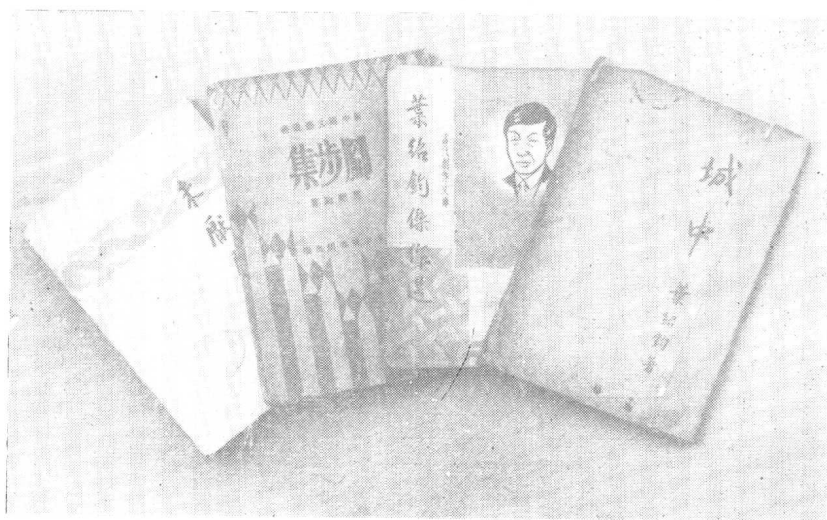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321-1280-2/I·992 定价:7.50 元



作 者 像



作者部分作品

一九三七年秋，日寇大舉來犯，余全家離蘇而杭，而漢而川，及寇敗降，居川已八載，於一九四六年春東下，重歸留滬，訪親友。此期間作書致客中所歷種種，大多投致伯公，或一書而請為傳觀，或分致諸人，而案於一函，其數殆將三百通。近者，伯公病逝，七十年之交，頓然永別，傷感莫名。越二月，忽遇華來，告因整理其尊翁遺物，發見余當年所寄書一疊，既排次而貼之於冊，送交余覽之。嗚呼！此余彼時辛苦艱難憂傷憤慨之自敘狀也，翻閱一過，重省所歷，感慨無涯矣。此一疊書始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致伯公函者，終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致伯公二函者，初時不編號，列重慶後以渝港編號，遷樂山後以蜀港編號，按號核之，略有闕遺。致伯公之明信片，致自漢口，時余家屬暫居紹興之直樂洞，以第二明信片致伯公者，發自南昌，則迎家屬於南昌而不見，故有愁苦語，末一書為蜀港三十號，敘樂山被炸後，余家重建生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序

叶至善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编一套《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跟我说其中应该有我父亲的一本，还把已经出版的寄了三本给我，让我参照。这是一套很有特色的珍藏本。一般的珍藏本都又大又厚，沉甸甸的，像城墙砖，装帧考究华贵，甭说翻开来读了，连碰一碰都是亵渎，只得配个华贵的玻璃书橱供起来，成了毫无实用的文化摆设。这一套珍藏本却敢一反常规，每本只二百来面，最常见的三十二开本，朴实大方的软面精装，经得起摆弄。我体会设计的用心，就是让你感到名作家都是可亲近的，每打开一本，你就见到了他们中间的一位，听他讲他的故事，感染他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书，你舍得抛开吗？应该经常放在手头，好随时抽出一本来阅

读。我想也只有这样的书，才是值得珍藏的名副其实的珍藏本。

设计的大胆是令人敬佩的，可是编起来颇有点儿烦难。这套珍藏本，各本的书名只用四个字，后两个还定死了是“小说”，容许变化的只剩加在“小说”前头的两个字，要么说明作品的题材范围，要么指出作者的创作风格。用两个字来概括题材的范围或者创作的风格就够难的了，还得避免跟其他各本雷同。我考虑来考虑去，结果还是袭用了人家早就用过的《教育小说》。我知道父亲如果还在，他是不会同意的。他会说：“《教育小说》，是教育读者的小说呢，还是跟读者讨论教育的小说呢？你没交代明白。”的确没交代明白，我只是划定个范围，告诉读者这本书选的只限于取材于教育界的小说。把“取材于教育界的”压缩成“教育”两个字，实在勉强之极。可是这个概念模糊的书名给了我极大的方便，困难迎刃而解了。父亲的短篇以取材于教育界的为最多，可能占了五分之一，划定了这么个范围，那五分之四就用不着考虑了，只消在这五分之一中剔去若干篇就得。我没花多大工夫，就完成了出版社给我的任务。

父亲写过一篇谈他从事小说创作的自叙，其中有一段说，他当过许多年小学教员和中学教员，对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熟悉，看到许多不能满意的事，常常提起笔来刺它一下，希望当然寄托在所刺的反面。这样说来，拿这本《教育小说》作为他的短篇的标本，还是比较合适的。出现在他笔下

的人物，大多处于被压迫被侮辱的地位，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他们找不到出路，没有力量反抗。说他的小说表现了“灰色的人生”，那是不错的。跟“刺它一下”一个样，他把“灰色的人生”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读者唾弃那种生活，能真个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由此而作出推断，说他消极，说他厌世，就未免有点儿过分了。在《未厌集》的前言中，他委婉地作了坦率的答复。可是话得说回来，读者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是常有的事，并且应该得到容许。父亲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作者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化为文字，这就是创作；读者阅读作品，就是把文字还原成为作者的感受。能不能还成原样可不一定。在作者方面，问题出在技巧不到家，没有表达好；在读者方面，可能由于生活经验不同，或者理解水平差。请原谅我没有照引原话，这封信不在我手头，我只好说个大意。

这本《教育小说》中也并不全都是刺，开头的几篇还是赞扬学校教育的，那时候新式学校才开始替换下书塾。但是渐渐产生了怀疑，《小铜匠》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问题，体罚的问题。再往后，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原来教育问题不限于学校的墙垣以内。人物也不都是灰色的，《城中》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可是小说没把他的故事写完就刹住了，事业的失败是必然的，也许还得陪上性命。在当时的法西斯统治下，这是必然的结局。不再多说什么了，父亲一向不赞成给语文课本的选文作冗长琐屑的题解。

他会对我说：“我想告诉读者的都写下来了，用不着你多啰嗦了。”

1994年6月14日

目 录

	序	叶至善
教 育 小 说	阿菊	1
	一课	9
	脆弱的心	16
	饭	22
	义儿	31
	乐园	42
	风潮	47
	小铜匠	54
	校长	62
	城中	75
	搭班子	91
	抗争	102

投资.....	123
席间.....	130
“感同身受”.....	140
得失.....	150
一篇宣言.....	159
寒假的一天.....	168
我们的骄傲.....	188

阿 菊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空阔透气的地方。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别一个世界里。他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破旧的长凳，已使他的身軀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门撑起，微弱的光线从街上透进来，——因为对面是典当里库房的高墙，——使他从不曾看清他母亲的面庞；门外墙角是行人的小便处，时常有人在那里图一己的苟且的便当，使他习惯了不良空气的呼吸。现在这个境界在哪里呢？他真投入了别一个世界了！

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的仆役的。人家有喜事丧事，雇他去上宾客们的菜，伺候宾客们的茶水烟火；此外他还当码头上起货落货的脚夫。人家干喜庆哀吊的事，酒是一种普遍而无限量施与的东西，所以他尽有尽量一醉的机会；否则也要靠着酱园里的酒缸盖，喝上两三个铜子麦烧，每喝

一口总是时距很长，分量很少，像是舍不得喝的样子，直到酱园收夜市，店门快关了，才无可奈何地喝干了酒，一摇一摆地回家去。那时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亲是搓草绳的。伊的眼皮翻了出来，常常分泌眼泪，眼球全网着红丝，——这个是他们家里的传染病，阿菊父子也是这样，不过较轻些。伊从起身到睡眠总坐在一条破长凳上，两手像机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两手，伊的身躯动也不动，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忧乐，似乎伊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的。当阿菊初生时，他尖着小嘴衔着伊的奶头，小手没意识地抓着，可爱的光辉的小眼睛向伊的面庞端相着；对于那些，伊似乎全无知觉，只照常搓伊的草绳。他吸了一会奶，便被弃在一个几乎站不住的草窠里。他咿呀欲达意吧，号哭欲起来吧，伊总不去理会他，竟同没什么在旁边一样，柔和的催眠声，甜蜜的抚慰语，在伊的声带和脑子里是没有种子的。他到了四岁，还是吸伊淡薄的奶汁，因为这样可以省却两小碗粥；还是躺在那个破草窠里，仰看黑暗的尘垢的屋板，因为此外更没别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岁了。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声，小贩的叫卖声，母亲的咳嗽声，和自己的学语声，啼哭声，他没有听闻；除了母亲，他没有伴侣——父亲只伴他睡眠；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今天他才从这很窄狭的世界投入别一个宽阔的世界里。

一位女教师抚着他的肩，慈爱地轻婉地问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么？”他从没经过被询问，这是骤然闯进他生命里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无法应付。他红丝网满的眼睛瞪住了，本来滑润的泪泉里不绝地涌出眼泪来。那位女教师也不再问，但携着他的手走到运动场里。他的小手感觉着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是他从没尝过的，引起了他的怅惘，恐怖，疑虑，使他的脚步格外地迟缓，似乎他在那里猜想道，“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么？”

运动场里没有一件静止的凝滞的东西：十几株绿树经了风微微地舞着，无数雀儿很天真地在树上飞跃歌唱；秋千往还着，浪木震荡着，皮球腾跃着，铁环旋转着，做那些东西的动原的小儿们更没一个不活泼快乐，正在创造他们新的生命。阿菊随着那位女教师走，他那看惯了黑暗的眼睛经辉煌的壮丽的光明照映着，几乎张不开来。他勉强定睛看去，才见那些和他一样而从没亲近过的孩子们。他自知将要加入他们的群里，心里便突突地跳的快起来，脚下没有劲了，就站住在场角一株碧桃树下。女教师含笑问道，“你不要同他们一起玩耍么？”他并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紧张的小面庞只现出一种对于他的新境遇觉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视官不能应接这许多活动不息的物象，他的听官不能应接这许多繁复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于绝无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师见他不答也不动，便轻轻地抚他的背说道，“你

就站在这里看他们玩耍吧。”伊姗姗地走入场中，给伊的小友做伴侣去了。

一个小皮球流星似地飞到他的头上来，打着头顶又弹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唤醒，使他回复他微弱的能力。于是他觉得那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没有了；四顾自己的周围，那携着自己的手的人在哪里呢？打在头顶的又是什么东西？母亲的手掌么？没有这么轻。桌子的角么？没有这么软。这件东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里想，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是神秘的地方；心里想着，两脚尽往后退，直到背心靠住了墙才止。他回转身来，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额角也抵住在上边，像要将小身躯钻进去。然而墙壁是砖砌的，哪解得爱护他，哪里肯放开他坚硬的冰冷的怀抱容纳他，使他避免惊恐，安定心魂呢？

阿菊坐在课室里了。全室二十几个孩子，都不过五六岁左右，今天他加入他们的群里，仿佛平坂浅冈的丛山间插一座魁伟的雄峰。他以前只有他家里的破草窠破长凳是他的座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座位，依然照他旧的姿势坐着，在一室里就呈个特异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拥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两脚蜷了起来，尘泥满封的鞋子压在和并坐的孩子的花衫上边。那位女教师见他这样，先坐给他看，给他一一说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学无论哪一个都好。他看了别人的榜样，勉强将两脚垂下，踏

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蜷了起来。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离开了桌沿；一会儿身躯侧向右面，靠着了并坐的孩子。那个孩子嚷道，“你不要来挤我！”他才醒悟，恐惧，现出怅惘的愕顾。一阵率性的附和的喧笑声发出来，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剧烈的震动。这个在他的经验里直是个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拥在桌子上。

女教师拿出许多耍孩儿来，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齐集注在教师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儿或裸体，或穿红色的背心遮着胸腹，嫩红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将他们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来，左右摇动了几回，照旧站得挺直。真是可爱的东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扩眼界。他那简单的粗莽的欲望指挥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们，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还搭不到教师的桌子；同时那怯懦的心又牵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缩了下去。女教师已暗地窥见了，便笑着对他道，“你将这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数一数。”他迟疑了一会，经过了两三回催促，才含糊地仅可听闻地数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师微微摇着头，转问靠近伊桌子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发出尖脆的声音数了，竟没弄错数序。几个孩子跟着伊的尾声喊道，“伊数得对。”女教师温颜附和道，“果然伊数得对。我给你们各人一个去玩耍吧。”

阿菊取耍孩儿在手，这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几乎不自信是真实的事。他只对着耍孩儿呆看，这是他唯一的玩